

# 書說一讀 《逛書架》

文字工作者 ◎ 蘇惠昭



逛書架  
逛書架編輯小組作  
邊城 / 9310 / 360元  
ISBN 9572991515 / 平裝

《逛書架》是邊城出版社的創業作之一，另一本是文學大師帕茲的《雙重火燄：愛情的愛欲與幾何學》，這個城邦集團旗下的新生出版社在書底摺頁寫了一段類似出版宣言的文字來自我定位：「邊城關注的是在書寫史與圖像史更迭中，屢屢被人忽視或不可直視的對象」，「或是寫作者的越界書寫風格，不執迷於某些既定規範或自限的領域意識，敢於大膽的想像與自由的書寫」，「或是選一個新的題材，或是換一種不同的角度，拋棄學院的拘謹，給讀者另一種選擇」……，摺頁底下另行預告了幾本將出版的書：《走進巴別塔圖書館：殘雪讀波赫士與卡爾維諾》、《靈魂的城堡：殘雪讀卡夫卡》、《嗜書癮君子》。

之所以要引述這一段話，是想先為《逛書架》找到座標，它看起來比較符合「屢屢被忽視」那一小節，被忽視的原因很多，可能因為題材過於冷門，大眾接受度還不高，或者尚未發展成熟，至於「選一個新的題

材」，至少《逛書架》應該是國內第一本報導「書架風景」的豪華五星級雜誌書。

如果還需要加強一些背景資料：邊城出版的總編輯李亞南、《逛書架》策畫主編陳建銘都出身誠品書店，想必他們在書天書地的縫隙中，發現了一條乏人航行的河道。

雜誌書和書的不同，在於後者是封閉的，必須依照某種邏輯編輯，具備完成度，而雜誌是開放、延伸的，讀者的期待是「下次再來點新鮮勁爆的」，根據閱讀《逛書架》的架構與內容，它無論如何都是一本費工、好看，如入寶山的雜誌書，把它想成一本書話，恐怕會有一些事情想不通。

基本上這本雜誌書是為大小書迷設計的，當出版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累積了足夠閱讀能量，便來到了「關於書的書」的收成季節，被忽視的題材終於有了小眾的市場，閱讀札記、書的故事、書店和書的周邊產物——成為敘述主體如《書裡的風景》、《書店風景》、《生涯一蠹魚》、《讀書毀了我》、《愛書人的喜悅》、《書天堂》……，還有將要出版的《作家書房》等。對於傳說中的大讀書家、大藏書家，他們書架上擺著什麼書，如何買書、如何讀書、如何對待泛濫成災的書，買書、讀書和藏書三者之間有一番怎樣的糾纏，上演過怎樣的故事，這樣的主題必然吸引愛書人。

我們先逛逛《逛書架》的內容，一翻開



就是兩張 A4 紙大雙面楊澤書架全覽圖，氣勢驚人，它和頁 35 至 44 的張大春書架連環圖，構成了書的視覺核心，似向大小書迷發出一封知識盛宴邀請函。

無論書如何演化，它都是不可取代的知識承載者，一個敬重大讀書家和大藏書人的社會，也就是敬重知識的社會。

穿越楊澤書架之後，我們進入阮慶岳「私密的靈魂通道」，接下來是孫逸仙圖書館，這個景點穿插得突兀，後面的「家西書社」也一樣，只是我們無法抗議，推想這也許和「台北一日遊」差不多，華西街、誠品書店和中正紀念堂都乃必遊之地，導遊說了算。繼續下去是張大春、洪禎國、謝碧鶴、陳蒼多、張士勇、耿一偉、朱中愷、陳建銘和馮光遠的書房，每一位受訪者都被詢問「流落荒島要帶什麼書」，書架攬勝告一段落，編輯再以「書架的前塵後事」為題，邀集李霖生、張大春、馮象、邱顯洵、莊裕安的文章，另翻譯馬歇爾布魯克斯的《圖說書架簡史》和大藏書家 A·愛德華·紐頓《我的書齋》。

這份名單顯然頗有爭議，主要是它不符合大小書迷偷窺「第一線讀書大明星書架」的主觀期待，於是「人選標準何在？」、「這是誰？」、「憑什麼是 A 不是 B？」之類的疑問此起彼落，好像藍綠陣營之前為提名立委候選人擺不平，遠流博識網聊齋甚至為了《逛書架》結結實實吵了一頓架，由「書蟲」發難，他抱怨該書美術編輯「不敢恭維」，內容「觀點雜亂」，結論是「只能用失望兩個字形容」，不過也有人不作如是觀，挺身為《逛書架》辯護，這也是前面要先強調《逛書店》是為雜誌書而非書的理由，它

非要拍續集、續集的續集不可，因為人人都有一份心目中的「夢幻名單」，有人提出南方朔、楊照、唐諾、韓良憶、詹宏志、莊裕安、郝明義、西西、李敖、王溢嘉，這顯然是文壇的主流派，有人好奇總統陳水扁的書架，亦有人提出唯「行內人」賞而識之的顏擇雅、紙上極樂、文白秀、東嘉生、台南老丁，我則發覺沒有一位科學家的書架入選，難不成他們只讀專業書，不足為觀？不過雖說書香淡薄，但茫茫人海，大讀書家和藏書奇人看起來比想像中的還要多。

仔細閱讀，《逛書架》對於坐困於書的迷宮之中，不知往何處去的愛書人來說，確實處處有所啟發，有詩人、編者、批評家與學者多重身份的楊澤對書的態度是「遇到一本書，像是露水姻緣」，這和南方朔經常說的「讀書不是集郵」意旨相通，楊澤的書數量可觀，他出身學院復又從學院逃逸，「閒書和雜書才是閱讀最基本的部分」，但是書和人生相較，「其實讀書是為了解人生，但人生比書大很多。年輕的時候以為沒有書就無法了解人生，後來才發現，如果不了解人生，你其實看不懂書」。

「年輕時的閱讀不願錯過當代作品，現在覺得不讀也無所謂，更想回頭去接觸經典」這是建築家、小說家阮慶岳的讀書軌跡。

我們知道了張大春如何愛書惜書，凡好看、常看、重要的書，他都會買兩本，家裡藏書只能用一卡車一卡車作為基本計算單位，雖說「屋不言客，書不借人」，但中年後他讀書藏書不再貪心，沒有非到手不可的「珍本」，同時開始大量送書，每三個月篩選五百本捐贈出去。

有人收書是爲了建構一座家族圖書館，他是洪禎國，任教職的洪禎國對書或知識的狂熱是爲百科全書式的，也就是說類型俱全一如圖書館，他的書房照片，是那種人埋在裡面都找不到的書山書海，「人因書而渺小」，這話到了這裡自動多出一層意義；陳蒼多的書房差不多一樣驚人，雖然他教書，也翻譯過兩百多本書，但比起透過網路上大量採集來的書，其數不過寥寥，也就是說，讀書的速度永遠追不上買書的速度，到最後買書成了純粹的興趣，「永無止盡的欲念」，一種上癮症，他的生活在買書、譯書、找書、看書、再買書中一直進行，循環往復，是另種教人大開眼界，如夸父追日的奇特人生。

留學布拉格的耿一偉沒有大宅院，臥房即書房，他收書的數量控制在「每一本書都會看」的範圍，有英文、法文、捷克文，原

則上圖書館裡有的書就儘量不買，所以像買菜一樣兩三天就要往圖書館跑，填飽頭腦；金石堂行銷創意總監馮光遠談書，附送的是CD、外文書籍雜誌、VHS 錄影帶和黑膠唱片之類的美式情調，他的書架上還有一個棒球區，對馮光遠來說，書的吸引力不全然來自書的本身，而書爲什麼非要有意義不可？「發笑比意義更重要」，所以以書爲名，在書店和書房邀請朋友喝咖啡聊天開私房派對，有時候要比逛書架有意思多了。

《逛書架》的終點，免不了要拿自家書架來參照一番，相信多數讀者都和我一樣，因爲發現「原來我買的書並不多」而大大放心，這時候我們就站上了十字路：到底要繼續買永遠看不完但不買下來又睡不著的書，或者回頭是岸，作一個「看多少，買多少」的理性消費者？唉，真是頭痛。



◀ 取材自《逛書架》頁68